



# “要么跳舞，要么死”

## 他从叙利亚难民营舞到荷兰国家剧院

每个人都曾有过梦想，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在死亡的威胁下仍坚持自己的梦想呢？艾哈迈德·贾乌德做到了。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，即使是在“伊斯兰国”的威胁下，他执着地喊出了“要么跳舞，要么死”。贾乌德的坚持没有被辜负，如今，这名巴勒斯坦裔舞者从叙利亚跳到了荷兰，在荷兰国家芭蕾舞剧院的舞台上向大家展示自己优美的舞姿。

跳舞的他也不被“伊斯兰国”所容忍，他甚至收到了“伊斯兰国”发来的死亡威胁。收到恐怖分子发的死亡威胁后，贾乌德去做了个文身——他把“要么跳舞，要么死”这句话文在了自己的颈后。他说，如果有人要砍他的头，砍的位置刚好是那里。

“我已经做好准备，倾尽一生去追求舞蹈带给我的极致感受，那就是自由。”他说，“作为一个出生在难民营中的难民，我总感觉自己低人一等，但当我跳起舞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是王者。”

2014年，贾乌德在黎巴嫩参加了阿拉伯版《舞林争霸》的比赛，这是他人生中的光辉时刻。“我成功闯入了半决赛，但被告知，身为没有国籍的难民，我无法最终获胜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”但在比赛中，贾乌德赢得了许多观众的支持。“我成功让观众们体会到了我的感受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就是获胜者。”他说。

去年8月，一名荷兰记者为贾乌德拍摄了一部纪录片。镜头中，贾乌德在一片废墟上舞蹈，那里曾是叙利亚的雅莫科巴勒斯坦难民营，是他成长的地方。他随后又来到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的古罗马剧场。之前，“伊斯兰国”曾在那里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屠杀行动。“在巴尔米拉的剧场跳舞是我对抗‘伊斯兰国’的方式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：你们可以杀人，但是不能阻止我跳舞。”

“拍摄过程十分危险，我们逗留不能超过一个小时，同时还要忍受高温天气。但我还是决定



纪录片中，贾乌德在巴尔米拉的罗马剧场跳舞。

在那儿跳舞，因为我知道，这将会是我最后的机会。”贾乌德说。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，古罗马剧场今年1月已被“伊斯兰国”炸毁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贾乌德说，自己伤心欲绝，哭了整整两天。

## 11年后在欧洲相见和父亲冰释前嫌

这部震撼人心的纪录片成了贾乌德人生中的转折点。纪录片一经播出，便吸引了荷兰国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泰德·布兰森森的关注。他当即决定设立一项名为“为和平而舞”的基金，以资助贾乌德来荷兰跳舞和学习。

“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，”布兰森说，“即使牺牲一切也要继续跳舞，我被他这种坚定的意志打动了。在片尾，他说自己将被征去服兵役，我意识到是时候做点什么事了。”

收到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邀请后，贾乌德喜出望外，但他又不想丢下母亲不管。贾乌德的母亲却不这么想，她告诉儿子：“无论如何你都要离开我，不是去服兵役，就是去阿姆斯特丹。追求自己的梦想是更明智的选择。”

抵达荷兰后，贾乌德马上开始了演出：他先是在荷兰国家芭蕾舞团表演的芭蕾舞剧《葛蓓莉亚》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，还将在一家荷兰歌剧团推出的作品中出演角色。

贾乌德还遇到了另一个惊喜，他在德国难民营里见到了已经11年未见的父亲。虽然贾乌德说，面对父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父子二人终于冰释前嫌。“在欧洲，我希望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，一段没有恨意的新生活。所以我原谅了每一个曾经试图阻挠我跳舞的人。”

如今，贾乌德正在阿姆斯特丹芭蕾舞学院学习，他想向所有人证明，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，也没有浪费自己得到的机会。战胜了从前的挫折，历尽了种种艰辛，他开始了新的人生，但他的心中还有未完成的愿望：“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舞蹈向世人展示叙利亚真正的面貌，让大家知道‘伊斯兰国’代表的恐怖主义绝对不是真正的叙利亚。”

谈及对未来的打算时，贾乌德说：“我还是会回去的。总有一天我将回到叙利亚，建立叙利亚国家芭蕾舞团。”

个人意见

## 91岁的选美冠军

张文 编译

克雷斯蒂娜·法利是去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老年女士选美冠军。下个月19日，她将迎来自己的92岁生日。虽然今后不打算再参加选美比赛，但她依然爱美：“我的皮肤很漂亮，所以我不化妆，只是涂点口红。”

美国老年女士选美比赛是为60岁以上的女士而设的。“人们总是觉得你过了60岁人生就完了，当然不是这样。”克雷斯蒂娜说，“你可以向人们展示你依然充满活力，可以跳舞、缝纫、绘画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。”

和她早年坎坷的经历相比，如今她的开朗乐观就显得更加令人注目了。

克雷斯蒂娜1925年出生在波兰东部，在家里5个孩子中排行老二。14岁那年，德国和苏联的入侵打断了她无忧无虑的成长时光。1940年，她的家门被敲响。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夜晚，像许多的波兰人一样，克雷斯蒂娜和家人被赶上火车，经过长达一个月的漫长旅程后，他们被送到了乌拉尔山脉天寒地冻的森林里。

在那里，他们一家在苏联劳改营做伐木工作。“除了吃的，我们什么也不想。因为几乎没有有什么可吃的，只有黑面包。”

1941年7月，德军入侵苏联，出于援军需要，斯大林释放了成千上万的波兰囚犯，其中就包括克雷斯蒂娜和她的家人。克雷斯蒂娜的父亲参了军，克雷斯蒂娜和她的母亲以及其他姐弟则穿过里海，在乌兹别克斯坦找到了一份摘棉花的工作。

虽然吃得比以前好了，但日子依然艰难。除了年纪最大的姐姐，克雷斯蒂娜的母亲将其他孩子都送往由波兰流亡军开办的孤儿院。孩子们再次坐船穿越里海，前往德黑兰。

虽然德黑兰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，但



克雷斯蒂娜·法利

克雷斯蒂娜在那儿患上了肺炎，差点死掉。从病魔手中死里逃生后，她安排两个弟弟参加军校，将8岁的小妹妹送往非洲的孤儿院，自己则参加了波兰流亡军。

18岁的她本想成为一名军车司机，却被送往伊拉克受训做护士。5年的军旅生活中，她在伊拉克和埃及奔波。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，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斯坦利。战争结束后，他们在英国定居。

战后，克雷斯蒂娜和斯坦利生了3个孩子。但可能是由于战争创伤，斯坦利酗酒无度，于1949年去世。克雷斯蒂娜成了寡妇，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，身上只有很少的钱。

她开始教孩子们跳她小时候学过的舞蹈，1953年，她的舞蹈团还受邀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礼上表演，穿着她设计和制作的服装。

斯坦利去世后，克雷斯蒂娜与一个男人交往，还怀上了他的孩子。然而，她却没准备好成为这个男人的妻子。1955年，出于对美国的好奇，她穿着一件皮大衣，包里揣着几百美金，身后跟着4个孩子，踏上了美国的土地。

在美国，克雷斯蒂娜成为一名牙科保健医生，为自己和孩子们打拼出了新的生活。在50多岁时，克雷斯蒂娜终于遇到了她一生挚爱的那个人——艾德·法利。他们在1979年结婚，从此再也没有分开过。

70岁那年，她第一次参加了康涅狄格州老年女士选美比赛，那次她获得了季军。几年后，她再次参选，获得亚军。2016年，克雷斯蒂娜第三次尝试，终于一举夺冠。

在去年美国老年女士的总决赛上，克雷斯蒂娜打败了其他44个州的冠军，屈居亚军，冠军比她小了30多岁。

她每天依然很忙。“现在我精心打扮，戴上耳环——我一直在期待有好事发生。”